

素箋

陸晶清女士著

箋素

信 的 者 識 相 曾 似 個 幾 致

版 出 社 光 國 州 神

1 9 3 0

—



原书空白页

又是春意濃時。

夜已深，案頭的海棠早已睡穩；這般淒清的月色，這般寂靜的四圍，微風送來遠處的抖顫簫聲，有如怨婦在低泣，呵，這一切都依稀彷彿那個湖畔的月夜，使我憶到了那夜的情境。

那也是一個月色皎潔的春宵，我是酒酣後逸出了富麗的宴席，從燈光人影間獨步到近湖的小園，花樹都已入睡了，微風

中的陣陣花香却是有些醉人。我因酒後無力倒坐在石凳上，花影掩護着我的全身，正凝視那個煙霧迷茫的湖上如像籠罩在輕紗裏，突然的，聽到近處的簫聲起來，吹的是一個低徊宛轉的曲子，哀怨抖顫得使人不忍卒聽；再加以陪襯着那簫聲的又是寂靜淒冷的園景，我不禁在簫聲停息時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想係我無故而發的歎息驚動了你，在不久之後，從地上，我就看到月光照出的我身後的人影了。當我回頭看時，一個模糊的人形在月下映入我眼簾還未十分認清你便開口問我了：

「不冷嗎？坐在這裏。」

自然很使我驚異關於你的直率的問話，因為從你陌生的口

音中我已得知你不是熟識的人了。所以，我當時是似乎太失禮貌的未曾答復你的問話，只淺笑一聲便站起來走了。

是那夜後的翌晨，我初起床正梳洗時，又看到有人從窗下來回的走了幾次，並且似乎很注意的窺探窗內的我們，當時表妹告訴我是一位寄住在她家的遠客，我就猜想必是前夜吹簫的人了。其後我同表妹到園中採花又碰到了你，你是緊緊的追著我們的行徑只是沒有出聲。因為我素性驕憨不很願意探聽一切不相知的人，所以縱然明知你的行動奇異但終於沒有向表妹提問到你。

後來，一連幾夜都聽到你的簫聲，有時是在接近我們窗下

的院裏，有時是在後園的花蔭中，都一樣的哀怨如泣，然而我依然沒有想到從你哀怨的簫聲中推測到得些什麼。

在一天的午餐時候，從姑母的談話中聽到你屢次探問我的身世的消息，這才使我奇異了。但我很覺得你是太多事，對於一個陌生人物的身世似乎是不應該專意的探問，而況我是自來不願意將自己的身世訴說給一切人的，尤其不樂意任何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問到我的身世。固然，在我短促的生命裏是曾有過些較深的悲痛的創痕和離奇的遭遇，但我只願它永遠如謎樣的留存在人間，不願宣揚到人前供飯後茶餘的談話資料。

自然姑母們也同時在我面前提到你的一切，依據她們的訴

說我得知你是一個頗有大志而正陷於失意中的青年，你的苦學自勵的精神是爲一般親朋所贊揚，你也會做過些值得敬服的奇事；不過，這些對於我似乎都很漠然，僅只是引起我一點很微薄的對你的注意。

還記得嗎？是在那一次夕陽時候我們很多人同站在隄邊的柳蔭下看晚霞，經表兄的介紹後我們才淡淡的談了幾句很客氣的話。當是我曾暗笑過你那不自然的態度，你是低頭忸怩有如初出閨房的處女般含羞，映襯在晚霞下的你的面孔，如像染過胭脂般緋紅。

真想不到你在當面時是那樣的拘謹羞縮，而過一天却寫一

簡張短而含意似深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字條放置我案頭。因為表妹們都很熟習你的字跡，所以在看到時大家都認識，都笑了。

其後你寫了設法遞送到我手裏的幾封信自然也接到了，因為你是用心寫的，措辭美麗而流利，我都當它做報張雜誌上的文藝作品一樣的讀過了，也因此覺得沒有作答的必要所以沒有覆你，一半也為我是自來懶於這類的酬應。

在我離開姑母家後，從表妹的信中又傳來你對我的許多批評。該謝謝你的錯獎和讚揚。說我驕傲，真也無法否認；表面上我却是有些乖張的行動，其實我自己才真覺得是沒有一點可

以驕傲於人的東西。不過我是生性倔強，自然很少遷就人的時候，尤其少有低頭求人饒恕或諒解的時候，平生的長處在此。短處或也就在此。

據說直到現在你都很關心我，這真虧你有這多關心。我漂泊流浪已慣了，在颶風驟雨中我猶且依然的披着征裳狂奔，而今是疲憊歸來，暫時的坐樂偷閒。我願坦率的告知一切關心我的人們，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已決定了願意怎樣浪費便怎樣浪費下去；我對人世早已無所希求了，僅只盼望這短促的生命能有一個較美的結束，就是一個理想中悲壯的死，我要死在血泊之中！

原书空白页

24

11

原书空白页

無論誰何，無論是怎樣的健忘，在良心未全死滅的一天，總不致於會將愁苦困難中所得到的善意援助的過情忘却了的。

這雖然已是過去三年的事了，或許更可以說是一件極平淡的事跡，但是在我的心的深處，却畫下了一道深的痕印；每當風宵雨夕，我若苦憶到黯淡的前塵時，總不禁很清晰的想到這件往事，由感激而至於流涕！

那是我的夢幻和希望碎裂以後，在垂危的病榻上堅定了出路，勉強掙扎起來負着創傷奔馳上征程；由蘇北而江南，於爆竹聲喧的除夕前夜我又搭了一隻長江船，是要開往潯陽江邊去的。那時候我一直是在昏憊中，僅祇攜帶着兩件蕭條的行裝和雙肩上的深愁作無目的的流浪，並未計及前途與生命的危險。自然是爲了旅費的不充足，所以在長江船上只能被擠在人聲嘈雜而充滿了臭氣的統艙的角落裏。

上船後的先時我只木然的站着，後來忽然醒覺似的感到了孤單，我遂禁不住的流淚了。不想爲了我這孤身旅客的低聲啜泣，竟驚動了你——一個陌生的人因憐惜而關心；多感你在沒

有得到我的同意便去和船上茶房交涉好把我的鋪位移在一間不甚好的房艙裏。當時呵，我的過量感激的心情已變作了悲痛，所以竟致沒有向你道謝就關門痛哭了。

船開行後的第二天是除夕，我因為心情惡劣整日沒有出過房間；但在擁被沉思時曾從圓形的窗孔裏看到你多次的在探望我，並且聽到你在門外諄諄的關照茶房照應我。雖然我已是咀咒人心都是如像毒蛇猛獸般殘酷的人了，但到那時候却又使我相信人間或許是真有「同情」；這是因為從你的一切賜予上發現的。

就是除夕的半夜你在我外用手指敲我的窗真驚駭着我了。那